



市井

月光照亮的人生

□ 李晓

在城市，月光往往被人忽略，城里的月光，在高楼与灯火中黯淡了。即使是中秋，又有多少人像苏东坡当年那样望月呢？

我来城里二十多年了，每一年中秋，无论天上是否看得见月亮，我都要习惯性地抬一抬头，看一看那轮如约而来的明月，陪我度过人世芳华。

我家楼下的街对面，有一家夜市小卖铺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我路过小吃摊，总有热气腾腾的饺子香气飘来。

他们来自乡下，因为女儿在城里的重点中学读高中，夫妻俩便把农田交给亲戚耕种，在城里租了房，靠经营小吃摊维持生活。最初，他们的生意几乎门可罗雀，两口子穿着粗布衣裳，站在小摊前，向每一个路人呵呵地笑着。然而，生意却依然不见好转。

有一天路过，或许出于一种怜悯他们生意的冷落，便坐下来第一次点了他们做的蒸饺。咬了一口馅，太咸，我皱了皱眉头。然而，我又不好明确地给他们指出来。我笑着说：“你们真是舍得放盐哎。”夫妻俩有点尴尬地冲我笑了。

后来，也许是两口子突然明白了这一点，女的便到一个专做饺子的餐馆里打工，悄悄学习做饺子的手艺。男的便在街上摆起了擦鞋摊，他笨手笨脚地给顾客擦鞋，每当擦完一双，就会微微欠起身说声“谢谢”。而当他收下二三元钞票时，便会轻轻地叠进一个从乡下带来小口袋里，慢慢地裹上一层又一层。

不久，妻子学成归来，他们再次在原地撑起了小摊。这一次，他们的生意很快好起来。男人额头上的皱纹舒展了，女人的脸色也像那刚出笼的蒸饺一样荡漾着喜气。我依然常常照顾他们的生意，还邀约几个朋友一同去品尝。同他们渐渐熟了，每次去小吃摊，那男的只要有空，便会同我亲切地聊上几句家常话。从他的话语里，我能感受到，一个乡下人步履蹒跚来到城里，通过自己的辛劳谋得衣食后的幸福和满足。

然而有年中秋之夜，小偷闯进了他们家。当他们挑着担子凌晨回到家，男人去抽屉里找牙膏时，才发现他们辛辛苦苦攒下的一万三千元没了影儿。那年我是八月十七从外地开会归来才知道的。我坐在他们的小吃摊上时，夫妻俩几乎是轻描淡写地说出了这件事，要知

道，那是他们多少次熬更守夜的收入啊。那男的轻轻呷了一口酒对我说，哎，说不定那人家也是急用实在是没办法了，唉，只要真能救急，我们也放心了。他说这话时，像是自言自语。那女的对我说，在成都读大学的女儿因为成绩优异又得奖学金了，一说完便咧嘴笑了。那个夜晚，我一直陪伴着他们聊天到收摊，直到看着他们夫妻俩挑着担子消失在小巷的尽头。此时已是子夜，月亮踱至西天，这一片月光，突然把我一直灰暗的心空照亮。

回到家，我打开电脑，在窗前的月光中静静地听许美静老歌《城里的月光》：“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温暖他心房，看透了人间聚散，能不能多给点快乐片段……让幸福撒满整个夜晚。”子夜轻飘的歌声中，我眼前的月光中腾起一片白雾。

在一双双磨炼得很世俗的眼睛里，这样的月光常常被我们怀疑忽视。然而，这一对在城里如蚁生活的夫妻，他们一直生活在美好的月光下，即使天空中并没有月光，那月光也会流淌在他们世俗的生活中，把世俗的生活照亮，把他们那不易被察觉的平淡幸福和善良的心灵给予照亮。

闲话

凉秋梦

□ 鲍安顺

挽梦凉秋，旧酒南笙。

这两个词组合起来，是“人民微博”网上一个网虫的个性签名。而我，却把它分开来读，像《诗经》和《宋词》里的句子。那梦是不可挽留的，尤其在稍纵即逝的凉秋，一闪而过的梦，不留痕迹，像一丝惆怅，或许更像一丝牵挂。我想，那陈年老酒香溢开来，再伴有笙歌，已经不知是谁释了忧。可是网络却有人解释说，这个签名好，它是苦苦相思、情愁满怀的意思。

而我更看重的，是文字里的梦，那个凉秋之梦。我常想，凉秋入梦，那感觉自然不同，如果说春梦如新生婴儿，夏梦就是朝气蓬勃的少年，那凉秋的梦则是渐近稳重的中年人。我是这样想的，却又觉得可笑，梦是五花八门的，岂能因季节而区分，更不可把它比喻成不同年龄的人。其实，凉秋之梦，更不同于深秋梦，还有冬之梦，那更像一个慈祥的老人，突然变得不安分守己了。

有位文友说，凉秋得一梦，唏嘘一生好孤单。他继续解释，天凉了，晚上冻醒后发现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多年前一次旅途中结识的初恋。对那人的印象，容颜熟悉，就是变得苍老，像凉秋瑟瑟作响的树叶，让他心痛，也令他感伤。我听了说，多年不见的情人，干嘛在梦里还要伤害她，让她变丑，变得不堪入目。文友断然否定说，不是的，是他的潜意识里自己变老变丑陋了，才会联想到初恋情人。他告诉我，那位初恋曾对他说过，同情弱者，讨厌高调，让他一生简单快乐，永远记住她的电话号码。

文友还说，他还梦见草木枯黄落叶凋零时那雁雁南归，梦见凉秋的阳光穿过繁密树枝，照亮了蜻蜓透明的翅膀，以及斑驳躲藏在蜻蜓飞翔阴影下一抹浅浅的红晕。浮动的空气四溢着诱人的稻香，田园的一片金黄。梦里的风，像他慈祥的母亲，正在轻柔抚摸他，安慰他，唱歌给他听。那梦里，落日旋转，热血沸腾，熊熊烈火点燃了他的灵魂与肉体，却又仿佛有一丝凉意爬上心扉。

是呀，凉秋葬花，红尘一梦，一曲感叹的悲秋之情，不过是镜花水月。我想，那黛玉在临终时高呼：“宝玉，你好……”当语音未到“狠心”二字时，便香消玉殒，生命就在瑟瑟寒风中归于落花流水的梦里，成了暗自飘零的一缕芳魂。我想，月下独舞，空灵曼妙，那凉秋的细雨打湿了衣襟，百转千回，素心若禅，我在雨中撑伞去寻找，不只是寻找倩影伶仃的黛玉，我或听箫，或望竹，我有了透明的心思，有了透明的眼泪，还有了李清照寻寻觅觅、冷冷清清、凄凄惨惨戚戚的凉秋情境。在朦胧诗意感染下，我说文友是十年生死两茫茫的相思苦，不及夜来幽梦，忽还乡时却又无言牵挂。我还说，那相思飘摇于轩窗之上，在无言松岗处，也在年年断肠的梦境里。

文友乐了，他说，不是的，在凉秋梦见初恋情人，如同梦见生命里的菊花。正如黄巢笔下的诗意，百花杀后，冲天香阵，满城尽带的黄金甲，就是希望，也是凉秋的渴望。

梦想不退休

□ 刘亚华

年前，有朋友介绍我去附近一花场买花，走进院子，却被堂屋正中依墙摆放的一排书柜所吸引，后来得知花场主人姓郁，是位退休的老教师，郁老师不仅是一个卖花翁，而且还是远近闻名的诗歌作者，书柜里全放着郁老师与人合著的样书，获奖奖杯和勋章，光奖状就装了两个文件袋。

得知我写稿，经常收到稿费，郁老师像找到了知音，话匣子一下打开了。他告诉我，他今年72岁，从教30年，文学创作42年，得过很多奖，但从不知道稿费单是什么样。看得出，郁老师很遗憾。郁老师是个勤奋之人，这么多年每天都有记日记的习惯，他把日记给我看，我发现，日记都是用诗歌的形式写的，虽然不懂诗，但我知道这些能发表，收稿费绝对不成问题。

但郁老师似乎对我讲的电脑投稿不感兴趣，想来也是，七十多岁的人，接触新事物毕竟要差很多，我想了他抄两首时令稿我帮他投投看，但可能是生疏，毕竟还仅是一面之缘，郁老师犹豫了一下还是婉言谢绝了。

郁老师家和我家很近，我隔三岔五便去他家看花、买花，后来他常留我谈文学，谈作品，我们成了忘年交。

那一次去，正赶上郁老师从韶山旅游回来，瞻仰了毛泽东的故乡后，郁老师兴致勃勃，回来便写了一首长诗，诗名叫《古稀之年访韶山》。见了，我把诗给他看，还郑重地对我说：“你帮我帮这首诗投投，看看能发吗？”单就一个“访”字，就可以看出郁老师的文学功底，整首诗写游历的过程，明白晓畅，是一首很不错的诗，我当即答应。

我认真地投出去后，期待着好消息，可两个月过去了，那首诗却石沉大海。我也觉得很不好意思面对郁老师，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他家。前天，我去取稿费单，签字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一张打着郁老师名字的稿费单，我惊讶又兴奋，要知道，郁老师从没收过稿费单，这张单，肯定是我帮他投的结果。我跟郁老师说了这张汇款单的不同意义，他欣然允许这张单由我亲自送给郁老师。

来到郁老师的家，他正在花园里忙活，见我举着稿费单，老人紧张又兴奋。他把单摸了又摸，视若珍宝。我说钱少，才38元，老人却笑呵呵，一首诗能值38块，不错了。

临走，我跟郁老师打趣：“快到教师节了，您最想要我送您什么礼物？”他指指稿费单：“这就是最好的礼物，我提前收下了。”说完，爽朗地笑出声。

郁老师说，这张稿费单，是他一个新的开始，他要跟我学习投稿，将他所有的诗都换成单子，他还偷偷地告诉我，他在着手整理书稿，他从小就有一个心愿，就是在有生之年，能将自己的作品集结出版。虽然自己退休了，但出书的梦想一直没退休。

我望着老师坚定的神情，深深地感动了。志当存高远，人生贵追求，古稀之年仍坚持追求自己的梦想，老师精神可嘉。我相信，要不了多久，老师的这个梦想一定会实现。



担秋
听松
摄

旧事

年少秋天蚱蜢香

□ 张新文

立秋过后，热，除了中午还保留那点夏的余威外，早上晚上变得凉爽起来，晚上睡觉稍不注意就会冻感冒，难怪古人于秋天往来书信的末了，总会加上“夜凉如水，珍重加衣”的句子。

住在六楼，每晚无需打开空调，前后窗户稍微打开那么一点，凉凉的西北风会侧着身子往屋里钻，钻进来的还有唧唧的蟋蟀的叫声。江南水乡，楼房多半临河而建，不用轻罗小扇，流萤成了不速之客，喜得我躺在床上不敢开灯，任流萤在我的卧室自由地飞，犹如一个滑冰少女，在做着轻盈、灵动、优美、迷人的弧线。我知道这个小精灵是从北墙的窗户进了厨房，越过客厅光顾我的卧室的，最终，我于黑暗中又目送它从卧室窗口飞出去，飞向属于它的、空旷的田野……

我的年少时光是在农村度过的，年少不知愁滋味，父母的奔波和劳累，那是大人们的事，我们依然快乐得像一群麻雀，叽叽喳喳、呼朋唤友，做着我们喜欢的事儿，把高粱秸秆上的蔑皮，用镰刀削得薄薄的，编织风车；在豆蔻地里地毯式地寻找马泡；趁着看青的孙爷爷不注意，拔几颗花生，在野外烧花生吃，这也是我们一到秋天最爱干的事。

秋天，我们最爱吃的是火烧蚱蜢。蚱蜢我们那里叫蚂蚱，蚂蚱的种类很多，能够捉来烧吃的，村民们都叫它“老桥磨”，它尖头，长腹，一对绿色的翅膀，煞是好看。夏天的时候，它像个邻家少女，身材匀称、秀美，或蹦跳、或飞翔，食嫩草，饮甘露，快乐得似年少的我们。秋天到了，它的肚子里长满了籽，鼓鼓的，笨重的身体起飞都很困难，我们往往不费

劲就能捉到很多。豆叶干燥，点火后为了防很快烧完，往往我们会砍些青草盖在豆叶上，使其暗火慢慢燃烧，青烟扶摇直上，我们开始把花生、黄豆投进火里，待烧得差不多了，才把蚱蜢投进火里，用木棍拥起红红的灰烬覆盖住它们，很快蚱蜢的香味四溢，盖住了花生和黄豆的清香味，撩拨着我们的味蕾……时辰一到，我们一起脱了褂子当芭蕉扇，自上往下使劲地扑打，很快灰去物现，花生和黄豆的身体里仍有丝丝的青烟飘着，蚱蜢酥黄着油亮的身子骨，直直地挺着，一副“我是最棒哒”的模样。年龄最小的阿亮人小心大，唯恐我们抢了他的份子，我们这些大一点的孩子在捡拾花生、豆粒吃的时候，他却偷偷地捡拾大伙都爱吃的蚱蜢往嘴里送，瞧他那馋样我们都偷着乐！我说：“阿亮，蚱蜢好吃吗？”他嘴里塞着蚱蜢，嚅得说不出话来，只顾点头哈腰，大伙都笑得前俯后仰。

我们开始吃蚱蜢的时候，他才看清我们是怎么吃的：蚱蜢头朝右，左手捏住它腹部，右手捏住头部，然后双手轻轻地朝相反的方向拉，头、腹分开，蚱蜢连肠随头部一起带出，我们只食喷香的腹部，蚱蜢的油常常会把我们的嘴唇沾得油亮油亮的。阿亮不说自己贪独食，倒埋怨起我们这些大哥哥坏，他气得噘着嘴不理我们，我们则幸灾乐祸似地哈哈大笑起来……

1700年前在洛阳为官的姑苏人张翰，秋风起时因思家乡一道菜“莼羹鲈脍”，毅然弃官回乡；蚱蜢的香味却勾起了我对故乡的无限思念，以及对硕果累累秋天的深深眷恋。